

被遺忘的蚊母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在原野中小憩 融入自然 回歸自然

不起眼的角色 祇盼在落日餘暉前 一展美妙的身影

今晚走在車水馬龍的大順路旁，突然耳朵一靈，隱約聽到「Giu—」一聲，隔約十秒又聽到一聲，這是一般人在這種鬧區所聽不出來的聲音。

這是一種鳥叫聲，是「蚊母」的叫聲！記得那首「夜來香」老歌中的歌詞：…那南風吹來淒涼、那「夜鷹」啼聲悽愴…，夜鷹就是蚊母。怎麼感覺那麼遙遠的野鳥會出現在都市裡呢？

一般夜鷹出現在河床、燒過的鳳梨田，近來由於田地日漸減少，在市郊看過夜鷹在水泥地面築巢（其實只是收集附近小石子堆一下作為偽裝），由於水泥地面吸熱，推測孵蛋可以輕鬆些，只要蛋不被曬過頭就可以了，還觀察到有滾蛋行為呢！

「蚊母」，好奇怪的名字，一定有許多人沒聽過這個名字，難道牠是蚊子的母親嗎？可是蚊子的母親難道不是蚊子嗎？原來古時候的人沒有望遠鏡，用肉眼觀察，看到一種穿梭在蚊群中的野鳥，以為這些蚊子都是這種野鳥所吐出來的，因此便將這種野鳥稱作「蚊母」。其實牠哪會吐蚊子，倒是很會吃蚊子呢！也因此民國 50 年代的



↑ 台灣夜鷹有一張血盆大口

↓ 台灣夜鷹



國小課本上，還特別被列入益鳥的行列呢！

「蚊母」在台灣的鄉土鳥名，還被稱作「石磯仔」，主要原因是牠常會停棲在地面或石頭上，一動也不動地像石頭一般。由於牠的羽色很像枯樹皮，也很像細的枯葉片，因此不論停棲在樹上或地面上、石頭上，都極具保護色，很難被發現。加上牠們棲息的环境大多在甘蔗園、鳳梨田或河川荒地，一般民眾甚至賞鳥人也不見得會光臨，因而成了被人們遺忘的一群。只有當老一輩的人在聽到那首「夜來香」的老歌時，「那南風吹來淒涼，那夜鷹啼聲悽愴…」才會喚起牠那夕陽中美妙的身影。歌詞中的「夜鷹」就是「蚊母」鳥，就是「石磯仔」，而「夜鷹」一詞根據考證，其實是被原來日文名稱「怪鷗」，因日語發音相同所誤導的。

蚊母鳥有許多特色，首先，牠的羽色紋路像貓頭鷹（屬於鴟鵂科），也和貓頭鷹一樣，晝伏夜出，飛行無聲，可是臉型卻不像貓頭鷹，貓頭鷹有一張平面的臉，而且頭可以轉動 270 度，而蚊

母鳥的眼睛在頭部兩側，頭也無法那樣轉動。或許就是因為這些緣故，才被稱作「怪鷗」，奇怪的貓頭鷹吧！

↓腳上的趾梳



其次，牠的嘴看起來很短小，可是一張口，倒是如假包換的「血盆大口」呢！原來

牠有一個很大的口腔，配合肉色，正是血盆大口，適合牠張口飛行捕蚊，嘴邊兩側還各有約十根左右的剛毛，可以在飛行時協助擄獲蚊蟲，送入口中，真是管用！不但如此，爲了清理剛毛上所附著的殘渣，牠的雙腳中趾爪裡還各有一把梳子，可以用來清理，豈不妙哉！也令人讚嘆造物者的神奇。提到牠的腳，因爲晝伏夜出的關係，已經退化到幾乎無法步行，加上自恃極佳的保護色，或許因此當人們近到咫尺時，牠才不得不起飛。



初次遇到牠，令人印象深刻，雖然牠只是爲了生存而飛，也會興起您的詩意。或許有一天，您會在城市邊緣驚見牠那無聲無息的美妙身影，

穿梭在夕陽餘暉中。我則有幸記錄到牠們繁衍下一代的辛苦過程，尤其在晨曦中，當親鳥懷抱兩隻雛鳥，眼神中閃著疲累的慈愛光芒時，不由得令人深深覺得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樣的，野鳥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土地的重劃、野狗的入侵，已嚴重威脅到牠們的地盤，徒覺人類無形的開發腳步，正無情地侵犯這些被遺忘的原住民，有誰能爲牠們說話呢？

霧鎖武夷山

文／葉昭瑜

霧濛濛的武夷山，黃腹角雉驚鴻瞥，
栗腹磯鶉回眸望，鉛色水鵝育雛忙，
黃眉林雀迷藏躲，金色鴉雀草叢嬉，
褐頭雀鷗路邊戲，黃頰山雀壁上觀，
煙腹毛腳燕窩藏，紅胸啄花樹冠閃，
白背啄木枝幹敲，冠紋柳鶯枝頭跳，
栗頭鶉鷲樹叢竄，粉紅胸鷓霧中行，
紅嘴相思一路隨。
濃霧籠罩，疾風苦雨，悵然離去……

離家五百里

文／牧童

九月，是南遷的季節，您卻選擇北飛
它的地名叫花蓮，多麼美麗的名字！
南遷，需要長途飛行
通過海上的風雨、路上的危機、陷阱
才會到達目的地 爲了就是生存
女兒啊！北飛是爲了什麼呢？
羽翼漸豐躍躍欲試 離巢的時刻到了
在這競爭的熔爐裡
要有一技之能才有機會生存
在家看日出，是從山的剪影昇上來的
在花蓮，妳如何看日出呢？
是從海面上游上來的嗎？
管它是昇、是游
老爸真高興，妳可早一點見到陽光！
(送給女兒負笈花蓮前夕)